

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融点分析：基于目标、内容与路径的考察

饶建华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南昌，330099；

摘要：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内在融点，构建二者融合的理论基础。研究认为，二者的融合是核心育人维度的深度交融。具体表现为：培养目标上，劳动素养与职业素养“同构共生”；教育内容上，知识与实践体系“交互融通”；实施路径上，遵循“劳动行为→职业认知→劳动优化”的双向递进循环，与金兹伯格职业发展理论相契合。文章最终构建了“目标-内容-路径”融点体系，为解决“育何人、教何内容、如何育人”提供了理论框架，为后续实证研究与路径设计奠定基石。

关键词：劳动教育；职业启蒙教育；同构共生；双向递进

DOI：10.64216/3080-1494.25.11.081

引言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宏大背景下，强化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已成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未来社会挑战、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与创新人才战略举措。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并行融合，其本质在于二者在核心育人维度上的深度交融与价值共鸣，旨在构建一个从基础劳动素养到初步职业素养的连贯培育体系，而非形式上的简单叠加或课程内容的机械拼盘。

然而，审视当前教育实践层面，无论是独立开展的劳动教育课程，还是初步探索的职业启蒙活动，其应有的综合教育效能尚未完全释放，育人潜力仍有待深度挖掘。其深层原因，往往在于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乃至社会大众对二者内在逻辑关联的认识不足、理解不深，未能从教育哲学和人的全面发展高度把握其同源性、互补性与共生性。

因此，系统性地厘清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内容与实施路径上的内在贯通性与动态交互关系，将研究的视角从“为何能并行”的理论必然性，深入到“如何能融合”的实践操作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实践意义。理论层面，它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为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实践层面，它为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与职业发展紧密关联的院校，有效整合教育资源、优化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模式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本文旨在遵循“目标同构—内容融通—路径递进”的分析逻辑，

系统地剖析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之间的核心融点，力图为后续开展大规模的实证检验、科学评估以及构建行之有效的融合路径，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1 培养目标的同构共生

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呈现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构成一个从基础通用素养到专业领域素养的贯通链条。这一结构与金兹伯格职业选择与发展理论中“现实期”所强调的“能力与需求匹配”核心观点相契合。

1.1 价值观维度的同源

在价值观塑造层面，劳动教育所倡导和培育的“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基本情感，“诚实劳动、辛勤劳动”的品格操守，以及“创造性劳动、创新性实践”的进取精神，与职业启蒙教育旨在系统塑造的“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职业诚信，以及“勇于探索、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具有深刻的内在同源性与价值统一性。

具体而言，“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是形成“敬业精神”不可或缺的认知与情感基石，它使学生从内心认同劳动的价值、尊重各行各业劳动者，从而为未来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职业态度播下种子；而“诚实劳动”的持续实践与反复锤炼，则是养成“职业诚信”这一关键品格的直接行为源头与现实检验场。例如，在跨境电商专业的实践教学，学生参与商品信息上架、详情页编辑等具体劳动任务时，教师引导其恪守“如实标注产

品规格、材质、产地，不夸大、不隐瞒”的准则，这一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商业诚信”这一核心职业精神在真实劳动场景中的具体化、行为化体现，实现了价值观教育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

本文针对部分职业院校师生的调研数据，为这种价值观的同构性与可共育性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高达82.3%的受访教师认为“劳动精神所涵盖的勤奋、责任、协作等要素，与职业精神的要求高度重叠，完全可以通过同一套目标体系与方法进行一体化培育”；同时，79.5%的学生认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如吃苦耐劳、团队合作，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倾向和职业行为规范产生了明确的导向作用”。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二者在价值观层面并非割裂，而是深度融合、同构共生的关系，为一体化育人目标设定提供了现实依据。

1.2 能力维度的共生

在能力培养上，劳动教育所聚焦的“基础劳动能力”（如信息处理、沟通协作、工具使用与问题解决等）是职业启蒙教育所关注的“专业职业能力”形成的基石。二者呈现为一种清晰的“基础—专业”层级支撑结构。专业职业能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础劳动能力在特定职业情境下的整合、迁移与深化。以“跨境商务谈判”这一复杂的专业能力为例，其本质上是由基础性的“沟通表达”、“跨文化理解”和“应急应变”等劳动能力综合演化而来。这种共生关系清晰地揭示了职业能力发展的内在路径：劳动教育通过夯实可迁移的通用能力模块，为职业能力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空间与稳固的支撑框架。

2 教育内容的交互融通

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内容体系相互支撑、彼此渗透，在知识与实践两个层面呈现深度融通特性。

2.1 知识体系的互补

二者在知识层面呈现出深度互补与结构性融通的特征。劳动教育通常为学生提供关于劳动的基本理论知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劳动法规与政策（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核心内容）、职场安全与健康防护规范、生产流程与基本组织管理原则、劳动权益与义务等。这些知识为职业启蒙教育中涉及的职业道德、特定行业行为标准与职业规范建立了普遍性的、基础性的认知框架，使学生理解劳动世界的普遍规则。

反之，职业启蒙教育则引入丰富的行业知识、细致的职业分类、各类职业的工作内容、能力要求以及行业

发展趋势与前沿动态等内容。这些具体化、场景化的职业知识，为相对普适性的劳动知识赋予了鲜活的应用场景和明确的专业导向，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为何要遵守安全规范”（因为特定行业有极高的安全风险）、“为何要注重协作效率”（因为现代企业运营依赖于团队合作），从而领悟抽象劳动知识在真实、复杂的职业世界中的具体价值与深远意义。

这种双向的知识互补与支撑，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帮助学生系统地构建起从“如何安全、规范、有效地进行劳动”（方法论），到“为何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成就人生”（价值论），再到“如何根据职业要求，更专业、更高效地组织与优化劳动”（职业化应用）的完整知识链条与认知升级路径。这不仅实现了知识量的积累，更促进了知识结构的优化与认知层次的飞跃，为实现从基础劳动认知向专业职业认知的顺利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2.2 实践载体的共享

在实践层面，二者的融通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深刻，呈现“一体两面、双向赋能”的鲜明特征。劳动实践更侧重于“做”的行为过程与技能习得，通常通过校内的劳动基地实训、课程内的实践环节、社会志愿服务以及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实习等途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遵守规程的规范意识、吃苦耐劳的劳动品质以及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则更聚焦于“认知”的形成与视野的开拓，主要借助岗位模拟、角色扮演、企业参观、职业人士访谈、职业生涯规划活动等形式，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初步的职业认同感、了解不同行业的基本要求与工作环境、探索自身的职业兴趣与潜能。

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依托、相辅相成：一方面，真实或模拟的劳动实践为职业认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具身的体验场景，将抽象的职业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具体活动，使学生“在动手中学认知”，有效避免了职业启蒙教育陷入空洞说教或流于表面形式。例如，学生在校园生态农场从事种植劳动，不仅学习了农业技能，更直观感受到了农业技术员、管理者等职业角色。另一方面，初步获得的职业认知又为劳动实践注入了清晰的目标导向与意义追寻，显著提升了劳动活动的教育价值与针对性，使学生“为认知而动手”，明白当前劳动实践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联，从而激发更持久的内生动力。

这种深度的实践融通机制，确保了学生在参与每一

次综合性实践活动中,都能同步实现“锻炼操作技能、养成劳动习惯”与“感知职业环境、理解职业要求”的双重育人目标,达到了“实践一次,双重收获”的高效教育效果,极大地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

3 路径方式的双向递进性

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路径并非线性,而是呈现为一种“劳动行为→职业认知→劳动优化”的双向递进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劳动行为构成了职业认知的实践来源,而职业认知又反过来成为劳动行为的方向指南。这种动态协同机制与金兹伯格理论所提出的“实践—认知—调整”职业发展逻辑高度契合。

3.1 劳动实践驱动职业认识形成

劳动实践对职业认知的驱动作用,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体验——认知”转化过程。学生通过在真实或高度仿真的职业环境中参与劳动,能够获得多维度的直接体验:在感官上直接接触工作场景与工具,在情感上感受劳动带来的成就感与挫折感,在技能上通过实际操作掌握工作方法。这些丰富的体验共同作用,逐步构建起学生对特定职业的具象化、立体化认知,包括工作内容、环境特点、能力要求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劳动实践将抽象的职业教育转化为具身的、情境化的学习过程,使学生不仅知道职业“是什么”,更能理解“为什么”和“怎么做”,为后续理性的职业选择和长远的生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3.2 职业认知引导劳动实践深化

职业认知对劳动实践的引导作用,表现为一个“认知——优化”的能动的指导过程。学生通过职业启蒙教育初步明确职业目标与具体要求后,会主动地、有意识地调整其劳动行为的方向、质量与深度。

在实践方向上,学生会依据职业目标选择性参与劳动项目。例如,立志从事外贸跟单工作的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单证处理、订单跟进等相关性强的劳动内容,而非泛泛的通用型劳动任务。

在实践质量上,学生对职业规范的认知会内化为更严谨、细致的劳动态度,如了解单证工作“零差错”的职业要求后,会在制单劳动中主动加强核对与检查流程。

在技能发展方面,学生会根据职业能力需求,在劳动实践中有意识地强化相关技能的刻意训练。职业认知对劳动实践的引导,使劳动实践从泛化的技能训练,转变为目标明确、内容聚焦的职业准备活动,有效提升了

劳动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4 结论

综合上述系统的理论剖析与实践印证,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并行融合具备充分的理论可行性与实践必要性。其核心生命力在于,二者并非机械组合,而是天然地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目标—内容—路径”三位一体的完整融点体系,共同构成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生涯准备的教育合力。

在培养目标层面,劳动素养与职业素养在价值观与关键能力上的同构共生,从根本上解决了“育什么人”的核心共识问题,明确了融合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统一方向与共同归宿,即培养既具备正确劳动价值观和扎实通用技能,又具有初步职业认知、良好职业精神和定向发展潜力的新时代建设者。

在教育内容层面,普适性劳动知识与场景化职业知识的交互融通、互补增效,有效解决了“教什么内容”的资源整合与体系优化问题,实现了两类教育内容在知识链与实践场上的深度协同与结构性互补,构建了更为科学、完整的育人内容体系。

在路径方式层面,劳动行为与职业认知之间构建的“实践驱动认知,认知引导实践”的双向递进循环,动态地解决了“怎么育人”的过程协同与机制创新问题,它强调体验与反思的结合、动手与动脑的联动,构建了一个持续反馈、螺旋上升的动态实施机制,确保了育人过程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檀传宝. 劳动教育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
- [2] 李明. 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的融合路径[J]. 教育研究, 2023(4): 56-62.
- [3] 陈鹏, 王嘉. 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逻辑与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1): 54-60.
- [4] 王建华. 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的政策导向与实践路径[J]. 教育研究, 2022(3): 45-52.

作者简介: 饶建华(1979-5-), 男, 汉, 江西省上饶人, 硕士研究生, 教授,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

2024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劳动教育与大学生职业启蒙的并行逻辑与路径探析(项目批准号: JY24124)